

責任編輯：張旭婕

神話·數字·日月

「酷」，引來了許多誤會與幻想。青少年想「酷」，但許多徒有姿勢，學電影中人戴「黑超」抽香煙，穿企領大衣，擺出G字款。但惺惺作態學之哥哥的人，正好是酷的相反。酷的電影人物，原型是憂鬱的阿倫狄龍、沉默寡言的奇連伊士活、雨夜怪客的查理士布朗臣、鐵漢史提夫麥昆、日本盲俠聽覺劍……那些戰後冒起的典型都比他們的實際年齡早熟，且都是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者。相比之下，我們都缺乏酷的社會條件。

少女們心目中的酷男極富挑戰性，挑戰着女性能力的底線，即如何可以征服他們，使他們享受自己的愛與陰庇，換言之，挑戰着她們母性的能耐。此等酷男大多離開金口，態度淡淡，滿有「性格」？她們對性格的理解其實是心理上的「滯留」(fixation)，這些人不易相處，極可能因為成長時候的「毛病」或問題。因此令女人認為是「酷」的男人，是一種「需要」的呼召，愈艱難愈冷漠愈酷，愈令她們死心不息，眷念不忘。相比之下，健康老實可靠的男人便顯得乏味沉悶。

今年美國《時代周刊》「至酷人物委員會」選出的酷人，是使我高興得拍案叫好的賴恩·高斯寧。他在「情書」中的表現不及「Fracture」，然後是「藍色有情人」，繼而是「Drive」使我心醉。在後者飾演冷面殺手兼又柔情無限的他，吸引力並非來自俊俏的面孔，而是他整個人的存在狀態。正如「至酷人物委員會」的定義：他不會在任何一個角色裡表現得不自在，而酷就是您如何在您自己每一吋的皮膚裡感覺舒適。

賴恩當然也有個不平凡的童年，在加拿大跟單親母親「家學」，跟他人來往並不活躍，但這造就了他滿不在乎的自在。酷，是學習不來的。

琴台聚客

葉輝

杜而未神父情迷「月亮神話」，著有《山海經神經系統》，他在《論神話數字》一篇指出，《山海經》所載的奇數如「一、三、四、五、七、九，都與月亮有關。他認為《山海經》中的鳥獸，有一翼一目，一目一臂，一目一鼻孔，一目而一手……俱為「不圓」的月形」。

根據杜而未解釋：「目眶有大小，月形似『一翼』並似『目』」，為將「數字發揮出來，經中用『目』字的次數最多，表示當時的民眾，深信月神監視着『土吧』，據此，『一手一足』的『人面獸身』乃是神魂，亦即月神，一足的『夔』，也是月神。

至於三桑、三歲、三成、三首、三青鳥、三尾、三足等，杜而未認為也是月亮數字，因為一月有三十天，據他分析：《海內經》的『后土生噎鳴，噎生歲十二』，可與《大荒西經》的『義生月十有二』合看，「歲有十二」，分明是一年有十二月的神話……從而斷定，其實后土、噎鳴、常羲，也不外是月神。此外，他認為先民觀月，以為月中有山和月，乃有「山高三百仞，水深三百仞」之說，亦即先民眼中的月山和月水。

古陰曆有大月與小月之分，有時是二十七天，有時是二十八天，據此，杜而未認為四和七也是月亮數字，因為四乘以七等於二十八。他因而認定《山海經》中的四角、四翼、四足、四首、四面、四耳，所代表的是新生五色的月。至於五彩、五色、五羽……都是月亮五色的根柢。女媧補蒼天所煉的五色石來自月亮，故此，五也是月亮數字。日月和月創作了人格化的詩。

杜而未長期情迷「月亮神話」，從而深信《山海經》所載的數字都與月亮相關，他更在《神話與數字》中指出，「九」數和「二」數的意義互相聯繫，三乘以九等於二十七，「二十七是月亮在陰曆內出現的夜數」，從而推論九辯、九歌、九代、九尾……等等，都只是為了配合九數。按照杜而未的說法，大概沒有數字跟月亮無關了。他既認為奇數一、三、四、五、七、九都是月亮之數，那麼，偶數二和八應該也是月亮數字，因為二乘以二等於四，而四乘以二等於八；六何嘗不是呢？因為二乘以三等於六，一加五也等於六，但這只是基礎數學，不足以當作推論神話數字的理據，如此推論，恐怕不無穿鑿附會之嫌。大概跟扶乩之術無大分別。

何新論《神秘數字——八卦與九宮》，以《大戴禮》的「九四、七三、六二、八三」三數之和為十五」等九個數字，配合數學的魔方討論，則顯然較合理。先民對數字的概念比較樸素，跟天文、曆法、農耕、信仰當然是息息相關的，但不大可能把所有數字都歸納為杜而未所推論的月亮之數吧。

杜而未研究的是月亮神話系統，而何新研究的是太陽神話系統，兩者合該殊途同歸，據人類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原始心理的神話》(Myth, Primitive Psychology)一書指出，兩派都屬於「自然派神話學」——此「學說十九世紀初盛行於德國，認為原始人關心自然現象，特別是日月的自然規律，他們長期觀察日月的規律和變化，嘗試將兩者的軌跡加以解釋，於是為日月和月創作了人格化的詩。

「酷」的定義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酷」，引來了許多誤會與幻想。青少年想「酷」，但許多徒有姿勢，學電影中人戴「黑超」抽香煙，穿企領大衣，擺出G字款。但惺惺作態學之哥哥的人，正好是酷的相反。酷的電影人物，原型是憂鬱的阿倫狄龍、沉默寡言的奇連伊士活、雨夜怪客的查理士布朗臣、鐵漢史提夫麥昆、日本盲俠聽覺劍……那些戰後冒起的典型都比他們的實際年齡早熟，且都是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者。相比之下，我們都缺乏酷的社會條件。

少女們心目中的酷男極富挑戰性，挑戰着女性能力的底線，即如何可以征服他們，使他們享受自己的愛與陰庇，換言之，挑戰着她們母性的能耐。此等酷男大多離開金口，態度淡淡，滿有「性格」？她們對性格的理解其實是心理上的「滯留」(fixation)，這些人不易相處，極可能因為成長時候的「毛病」或問題。因此令女人認為是「酷」的男人，是一種「需要」的呼召，愈艱難愈冷漠愈酷，愈令她們死心不息，眷念不忘。相比之下，健康老實可靠的男人便顯得乏味沉悶。

今年美國《時代周刊》「至酷人物委員會」選出的酷人，是使我高興得拍案叫好的賴恩·高斯寧。他在「情書」中的表現不及「Fracture」，然後是「藍色有情人」，繼而是「Drive」使我心醉。在後者飾演冷面殺手兼又柔情無限的他，吸引力並非來自俊俏的面孔，而是他整個人的存在狀態。正如「至酷人物委員會」的定義：他不會在任何一個角色裡表現得不自在，而酷就是您如何在您自己每一吋的皮膚裡感覺舒適。

賴恩當然也有個不平凡的童年，在加拿大跟單親母親「家學」，跟他人來往並不活躍，但這造就了他滿不在乎的自在。酷，是學習不來的。

GPS系統有死穴

古今談

范舉

美國的GPS系統不斷升級，越來越準確，現在的偏差少於一米，這些技術大量利用在物流交通、手提電話通訊和軍事用途方面。

美國的無人隱形間諜飛機，不斷派駐在中國、朝鮮半島、西伯利亞、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非洲的北部和東地區的周邊地區，不斷巡邏，不斷蒐集情報，並且執行精準的導彈攻擊任務。GPS系統的準確度越高，就可以使用爆炸當量比較小的導彈，避免傷及平民，引起政治危機。

但是，美國的GPS系統有一個巨大的破綻，就是容易被對手的電子作戰手段所干擾，使無人間諜飛機失去GPS系統的導航，變了盲頭烏龜。美國針對這一點，在間諜飛機增加了自動導航返回基地的設計，還裝上了自動爆炸系統，使飛機在空中解體，保護先進的軍事導航技術。這種自動導航返回基地的軟件，一旦被木馬系統軟件所破解，將變成了美國軍工技術的大災難。

現在，不少國家的安全和領空的主權，不停受到美國的侵犯，美國把人家的國土當成自己的後院，明目張膽定期派出間諜飛機巡邏，還說別人的「軍事發展缺乏透明度」。這種強盜邏輯，引起了國際的抗議和反對。於是，不少國家採用了逆向思維的工程科技，針對美國の間諜飛機進行破解。

逆向思維是德國古典哲學中的辯證思想，對於現代的科研工作產生重要的指導作用，英國法拉第受到這種辯證思想的影響，認為電和磁之間必然存在聯繫並且能相互轉化。他既然既電能產生磁場，那麼磁場也能產生電。為了使這種設想能夠實現，他從一八二一年開始做磁產生電的實驗。N次實驗都失敗了，但他堅持，從反向思考問題的方法是正確的，並繼續堅持這一思維方式。十年後，法拉第設計了一種新的實驗，他把一塊條形磁鐵插入一隻纏着導線的空心圓筒裡，結果導線兩端連接的電流計上的指針發生了微弱的轉動，電流產生了。

伊明科學家也使用了逆向思維，針對美國の間諜飛機由GPS系統控制，其起飛以後的飛行路線，使用了遙遠控制形式，如果受到電子干擾，就會按照軟件的設計自動返航，伊明乃設計了一套計劃：第一步，利用強大的電子干擾對抗，使得間諜飛機失去了遙遠控制的聯繫，等候其自動返航系統啟動了。第二步，再使用GPS系統的干擾手段偽造GPS定位的訊號，使間諜飛機誤認伊朗的某個機場就是阿富汗起飛的機場。伊朗的機場的海拔高度和阿富汗機場的海拔高度完全一樣。第三步，美國間諜按照自己的自動返航模式降落在伊朗機場上，結果完整地被繳獲。現在，伊朗的軍事工程師，又使用逆向思維，仿製美國的GPS定位導航、自動拍攝、發放影像電視片段返回地面上的指揮站，受到干擾立即自動返航的無人飛機，將來還有出口。

寶島之行話公路

這次隨團去台灣觀光旅遊，我不僅飽覽了寶島的自然風光和美麗景色，還感受了台灣的公路文化。台灣公路縱橫交織，四通八達，不但質量高，車輛行駛在上面，平穩舒適，而且很有特色。感受最深的是蘇花公路、中橫公路和花東公路。

到達台灣的第二天，我們旅行團便乘大巴沿花東公路這條「台灣最美的海岸線」觀賞風景。這是台灣東部最重要的交通道路，起點在花蓮縣花蓮市，終點在台東縣台東市，長達158公里。主線貫穿整個花蓮縣與台東縣的精華地段。這條海岸公路緊伴着太平洋，一條沐浴日光的通暢大道，歷經行程中的多個別致小景。從車窗望出去，一邊是雲霧繚繞的海岸山脈，一邊是海天一色的太平洋，海岸的礁巖千姿百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歎為觀止。公路兩側，稻田果園處處可見，沿途儘是鄉野風光，視野十分遼闊。水清地淨之地，隔絕了塵世，讓我



蘇花公路清水斷崖路段的美景令人歎為觀止。 網上圖片

聆聽到海之音，品嚐到海之味，見到地之靈。聰明的台灣人，修築公路不僅僅是保證交通便捷和平穩運行，還把公路兩側的農村變成田園、花園、茶園、牧場，觀光休閒地。真正是達到了公路文化的新境界。

而中橫公路又是另一番情景。沿花東公路行駛大約一個小時光景，迎面突然出現了一座紅柱琉璃瓦的高大牌樓，橫匾上有「東西橫貫公路」六個大字。原來這就是中橫公路的東端起點。中橫公路全長305公里，沿途景色瑰麗，瀑布、峽谷、吊橋、神木、溫泉等盡收眼底，被稱為全島第一景觀公路。導遊說，台灣的公路全為南北縱向的，環島的，唯一東西走向的就是中橫公路。要穿越無比險要的太魯閣大峽谷，在兩邊高度千米以上無比堅硬的大理巖崇山峻嶺中開鑿這麼一條公路，工程艱巨令人咋舌。據說當時將蔣經國準備請美國人幫忙修建這條中橫公路，但美國人一看，連稱不可能，用美國當時的技術至少也要15年時間才能完成，但蔣經國硬是率領從大陸帶來國軍老兵，肩挑手抬，花了整整10年時間，才打通這全長僅300餘公里的中橫公路，犧牲人員達200多名。我們下車站在紀念殉職員工的「長春祠」對面，心裡都湧起由衷的敬意，這正是台灣人的公路理念，為了交通方便，為了造福人民，不惜用生命開鑿出道路。前仆後繼，堅韌不拔。如今的台灣人民依然把這條中橫公路作為偉大的人工奇跡作為一種民族精神而自豪。

最讓人感懷的是蘇花公路。它起於宜蘭縣的蘇澳，止於花蓮，全程103.1公里。全路修建在台灣東海岸沿線，東臨太平洋，

西靠中央山脈北段峭壁，地勢險峻，山光海色雄奇壯麗，被稱為台灣最美的景觀公路。

在台灣，我們遍訪了各地的名勝古跡之後，在最後一天行程駛上了蘇花公路。蘇花公路沿途懸崖陡峭，居高臨海的美景蜿蜒曲折，尤其是清水斷崖路段令人歎為觀止。台灣東海岸和西海岸不同，多數海岸懸崖下的海水深達千米，所以海水很藍。浩瀚的太平洋，一望無際，水天一色，令人驚奇，令人震撼。驚奇於大海多變的姿態和色彩。遙望天際，遠處的海浪像深灰的群山，呼嘯擁來，逐漸變為青色；前行不遠，貌似沉穩的群山開始踴躍，到近處成為淡藍，撞到岸邊，頓時浪花騰空飛濺，像銀蛇狂舞，又似白龍翻滾，尚未安定下來，又一輪海浪排空而至，這種後浪推前浪的壯觀影像，無論攝影機、照相機拍上的畫面，都難再現那排山倒海的氣勢。震撼的是，在寬廣無際的太平洋面前，人類顯得如此渺小和脆弱，蘇東坡所說的「渺滄海之一粟」是最恰當不過的比喻了。從清水斷崖又經歷了三姓娃娃谷等幾個景點後，隔不遠就是一條隧道，人在其中感到安全放心多了。整個蘇花公路，最讓人膽戰心驚的是一處7字形地段，右邊是峭壁，頭頂上橫插出半截斷崖，左面空曠，面臨深不可測的大峽谷。我們在車裡談論，說要是此時頭頂上降落幾塊石頭，準把汽車砸個稀巴爛，直到離開此地，我們才鬆了一口氣。

事實上，台灣多山路地形，不少景觀公路又修建於懸崖峭壁之中，要保護天然環境的原生態面貌，



「台灣最美的海岸線」——花東公路。 網上圖片

又要重視安全，是台灣政府一直苦苦思考的問題。除了重修有關險要地段的公路外（據當地媒體報道，台灣已通過修改後的環保方案，即將重修蘇花公路），台灣交通管理部門對行駛車輛還經常進行文明友好的路邊檢查，以切實保證出行者的安全。

我們這次的寶島之行所乘坐的車輛就接受了多次的路邊臨時檢查。而在每一次的檢查中，我都能從那些檢查人員認真負責和和諧的態度中感受到他們對乘客的尊重與關心。有一天早晨，天空飄着薄霧，車子出發後玻璃很快霧濛濛。突然，一輛警燈閃爍的警車跟在我們後面，示意我們靠邊。這車子才出來難道又要路邊檢查？我們有些不解。車停下來後，警察走過來讓司機趕緊開防霧裝置。我們如釋重負。原來司機見霧不忘了開防霧裝置了。按了除霧的開關後，一會兒後窗就重見天日了。可警察還不放心，開着警車跟着我們車後有10分鐘，直到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安全駕駛才放心地離開。台灣交警細緻入微的人性化服務真讓人有些感動。這一切，既是為了觀光同胞的安全，更是為了交通的安全有序和社會的和諧啊。

模範貪官

一個打盡

楊振耀

撰文時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前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的庭審剛結束，法庭裁定受賄罪名成立擇日宣判。黑哨問題困擾中國足球體育有年，原本有勁開國際規模的體育產業被拖延了十多年尋日被球迷離棄。案件暴露楊一民從輝煌到墮落，從今回檢方提出的證據涉及到的二十宗案件中的四十多項行賄受賄行為中，楊一民收受賄款一百二十五萬，無論行為的範圍以及所涉金錢肯定是冰山一角，恒河小沙粒。當然沒人會相信涉及上百億規模的體育產業，會栽在一個一百二十五萬的貪念之上。要重建中國足球事業，更徹底的打擊方是有效的出路。

這一年除夕

記憶後書

鄭政恆

我並不大懂得規劃假期，有時讓時間靜靜地過去了。一年到了最後，應該看留在沙上的足印，時間是有軌跡的。這一年，合編了《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兩冊）、《香港文學與電影》等書，主編了兩期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CineKinema》，第一次在台灣寫的稿，第一次去歐洲，是的，二〇一一年最愉快的事，大概就是一個月的歐洲旅程吧。

回頭看自己的工作時，我想到杜魯福的電影《戲中戲》(又名《日以作夜》，一九七三)，這是一部關於拍電影的電影（或謂後設電影），杜魯福飾演一個導演，拍攝一部新片，其間男女主角都有感情與婚姻的問題困擾，男配角在拍攝中途過身，貓兒不按指示行動，都要想辦法解決。

《戲中戲》的重心就在於電影與生活的軌軌重重，片中有人覺得電影和工作比一切重要：「我曾為了電影離開一個男人，但我從不為了男人離開一部電影」(I've left a guy for a film, but I've never left a film for a guy.)，然而電影與生活也不一定脫節對立，當女主角因感情過錯而向杜魯福感嘆一句：「我知道人生是糟糕的。」(I know that life is rotten.)，轉過頭來，杜魯福將這句話放在電影裡，成為女主角的一句對白。

十二月最後一個禮拜，其中兩部新片《翻身動物園》和《我的華麗皮囊》都好看，前者是比較大路的荷李活片，但很感人，不同年紀的觀眾都可投入其中；後者是艾慕杜華的新片，以劇本取勝，一切都令人意想不到。

好了，二〇一二年快來了，我們懷念哈維爾和日本導演森田芳光，也祈願一個充滿希望的將來。

往事如煙

杜亦有道

阿杜

懷念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香港生活，香港製衣業和電子業稱霸第三世界，而韓、台、泰等國正追隨日本經濟亦逐漸起飛。香港工商業雙發，銅鑼灣有「大九」(「崇光」)、「松坂屋」和「三越」四家日本百貨店鼎立共榮，百德新街怡和街那一帶被市民稱為日本三角殖民地，小巴穿梭來往都以「大九」為地標，這個早被現實遺忘的「大九」三角中心至今仍有入道及。香港青少年港九兩個最熱門的聚集和約會地點是「香港大九前」和九龍尖沙咀碼頭五枝旗杆下，海運大廈初建成又是一個逛戀中心點，還有海運二樓一個迴環式「巴西」休憩咖啡座，是那些新晉詩人墨客、影評人、文藝愛好者和傳媒記者之熱門聚集散水處。俱往矣，這數點地標，那些年，耗去了我們多少青春歲月。

阿杜則因為包起了那時期的《明周》日本藝能消息譯稿，個人最常去的不是「巴西」咖啡座，而是松坂屋地庫咖啡餐廳，因隔日便要上三樓日本圖書部購新的《週刊女性》、《女性自身》、《明星》等日本娛樂刊物，亦第一時間購到山口百惠自傳《蒼白時光》。在《明周》中作了翻譯，因筆者航海十多年曾被船公司派駐日本工作，本人之蹣跚日文便在那時自學而來。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松坂屋地庫最常碰到的生王戎和導演郭敬明(永安太子)夫婦，當年阿杜夫婦最喜帶三、四歲的女兒杜如風到那兒玩樂吃食，王戎夫婦很喜歡活潑之杜如風，常給她買玩具，阿杜說那樣喜歡小孩子不如你們生一個。幾年後果然誕下麟兒，這小孩便是近年香港歌壇的日本通王友良……今日偶然回憶，一頁一頁往事遂上心頭，望窗外，聖誕燈飾閃耀，深感歲月便是如此度過。一句話：「還能不不老麼。」